

標註 傳習錄 上

13
882
1

30
25
20
15
10
5

113
882

新刻傳習錄成告王先生文

維

花房仙次郎氏寄贈

日本正德二年歲次壬辰九月盡日希賢敢昭告于大明

新建侯文成王公曰道無古今心無彼我恭惟

先生得心傳於同然指聖功於良知德業耀於當世餘訓流於萬邦嗚呼盛哉我

京尹篠山源君景仰

其德篤信

其學政務餘暇使希贊講傳習錄且考定
刻行之希贊固辭不得叨奉嚴命發輒
於去歲八月畢功於今月今日謹考支干
月日悉皆正當

先生誕辰而曆號亦與

先生存日同實

和漢萬世未曾有之一遇矣其偶然與將
有數存焉與則斯道之興似有所俟也謹
以清酌茶菓奠傳習錄新刻本虔告功畢
於我

文成公伏冀

先生之道大明乎天下

至治之澤徧蒙乎生民

日東平安書生三輪希贊謹告

上卷

案通行刻本有楊荊山小引焦鄆鄆序張可大許有記跋並述刊行重刻之由而於本文無所繫焉若楊氏雖曰得縉山原本未見其必然也故今皆不載然數子之有功於此書固不爲少則非忍忘之但爲讀者省其煩耳通本具在就而求之可也

徐曰仁所錄凡一十四條并序一篇跋一篇

陸原靜所錄凡八十條

薛尚謙所錄凡三十五條

合一百十九條案在譜門人薛侃得徐愛所遺傳物品錄
一卷序一篇與陸澄各錄一卷刻於虔是也

中卷

答人論學書 通本作答顧東橋

答周道通書 通本作啓問道通

答陸原靜書

又

答歐陽崇一書

答羅整菴小宰書

答丘襄文蔚書

又

以上八篇本南元善錄爲傳習下卷者而緒山因加題之
詳見序今據一本合下二篇以爲中卷

示弟立志說 全書所載之傳習錄及通行之印本俱無此
條今從一本增之

訓蒙大意 附教約

以上二篇一本連前八篇爲南元善錄然而緒山所抄後
人所益未可知也楊氏序曰益以先生所嘗詠學詩與講
語之切要者所謂切要者指詠學詩後所載示徐仁應
試及諭俗四條與客坐私祝共三篇耳而此一篇亦其所

益乎亦未可知也俟異日得原本○或曰一篇當移之附卷予亦以爲然而以印刻既成不及改之

下卷

陳九川所輯凡一百一十五條其一十一條所自手記十五條黃以芳所錄十六條黃修易所錄六十八條黃省曾所錄合若干條九川輯焉緒山跋焉所謂續錄者也案要書省曾錄中分何廷仁條以下五十一條以爲緒山所錄其以他友皆字緒山獨名也理固然也然此錄考定成於緒山之手則其自改之亦不可知也其餘文字條數有小異同○今亦據一本合下二篇以爲下卷

補遺二十八條曾才漢所錄緒山序之序文通本載在編尾

今從一本移之編首

晚生定論 朱子書凡三十四通吳子語一條先生序焉袁慶麟跋焉一本不載此篇今據緒山小引從通本

附卷

太學問 是師門之教典緒山受而錄之有序及跋此篇本出續集今取以爲附卷之太學古本序出文錄今亦取而附之於篇端

示徐曰仁應試

諭俗四條

客坐私祝

以上三篇荆山旣增刻焉今從之但詠學詩一卷則似不得抽出之旨故今不取也其欲覽之者求之通本可也

畧年譜 謹案先生之德之業表著於天下顯明於萬世而與日月同懸者固既昭照矣是以當世之人得徧觀而盡識之則其教誨論說莫不聽而化之也今也世遠地隔不復有觀感而興起則其纔見遺言於傳習文錄之間者或主先入或勝心不能專心平意以從事於先生之訓矣亦可哀也已今欲觀其德業於千里數百里之外則緒山之年譜久菴之行狀及明史所載以至諸子之雜錄歷歷可見矣

皇明獻徵錄皇明從官錄五學編名賢集之類不勝枚舉如皇明通紀雖譏先生爲異端而於其德

業又不能敢置齒牙於其間則所謂而予每恨我

邦未有梓行之者不及人見而徧知之矣而其最明白者不若年譜繫日月紀事實之審詳也故李卓吾文選陳龍正要書昆吾必擇諸是也而尚未能精故今別畧出而附刻之使凡讀此錄者皆先觀先生之德業與日月同懸者而知其教誨論說爲孔孟之正宗以無疑於格物致知之功知行合一之實云爾

日本正德二年壬辰九月盡 平安三輪希賢善藏誌

論語學而曾子曰傳不習乎朱子集注曰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已題十舊本有門人徐愛與五字者非題序之法且據厚尾有徐愛序字入刊去之蓋由全書輯記旧序數篇而各書槩無誤耳

陽明先生集卷之二序附錄

之明第九主憲皇帝成化八年生當我人皇百四代後土

御門文明四年○明世宗肅皇帝嘉靖七年卒當我人皇百六

氏後奈良院享祿元年至正德二年壬辰得一百八十五年○

皇明通紀為嘉靖八年五十八歲卒者謾聖賢像贊七士亦謾

陽明全書有傳習錄文錄別錄

外集續編末譜世德紀總計一十八卷

傳習錄序

門人有私錄陽明先生之言者先生聞之謂之曰聖賢教人如醫用藥皆因病立方酌其虛實溫涼陰陽內外而時時加減之要在去病初無定說若拘執一方鮮不殺人矣今某與諸君不過各就偏蔽箴切砥礪但能改化卽吾言已爲贅疣若遂守爲成訓他日誤己誤人某之罪過可復追贖乎愛既備錄先生

論語陽貨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夫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天何言哉註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爲政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注默識心通獨處同然

之教同門之友有以是相規者愛因謂之曰如子之言卽又拘執一方復失先生之意矣孔子謂子貢嘗曰予欲無言他日則曰吾與回言終日又何言之不一邪蓋子貢專求聖人於言語之間故孔子以無言警之使之實體諸心以求自得顏子於孔子之言默識心通無不在己故與之言終日若決江河而之海也故孔子於子貢之無言不爲少於顏子

之終日言不爲多各當其可而已今備錄先生之語固非先生之所欲使吾儕常在先生之門亦何事於此惟或有時而去側同門之友又皆離羣索居當是之時儀刑旣遠而規切無聞如愛之篤劣非得先生之言時時對越詩經清廟對越在天注越於中散也○詩大雅文王篇曰儀刑文王注儀象刑法

對越詩經清廟對越在天注越入乎耳一荀子勸學篇曰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耳之間則四耳且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

此於首篇 首篇錄篇首

而誠諸踐履之實則斯錄也固先生終日言之之心也可少乎哉錄成因復識此於首篇以告同志門人徐愛序

徐愛字曰仁餘姚人文成王公之妹婿也性最警敏聞高卽悟又善發其旨時四方同志雲集文成公至不能答每令愛分授之咸得所欲而去竟以疾終年三十有一實王門顏子也詳出兩浙名賢集

案年譜正德十三年八月門人薛侃得徐愛所遺傳習錄一卷序二篇與陸澄各錄一卷刻于虔是年愛卒先生哭之慟愛及門獨先聞道亦早○祭曰仁丈二字見文二

傳習錄

傳習錄卷之上

舊本大學出禮記第四十二卷鄭玄注之至宋二程及朱子並有改定而親民字明道先生從舊本伊川始改新字朱子從之陽明先生嘗著大學旁訓今不傳其大學問一篇載之續集今抄出之附卷參伍易係辭本義曰參者三數之也伍者五數之也既參以變又伍以變一先一後更相考覈以審其多寡之實也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總者總而挈之一低一昂之謂也邊幅漢馬援傳曰修飾邊幅謂若布帛修飾其邊幅注小時一事見行狀及年譜○文錄第四別甚甘泉序曰某幼不問學陪隨邪僻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而始乃公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晚年定論序亦言之

幅人見其少時豪邁不羈又嘗漫溢於

居夷三載 年譜 武宗正德元年先生三十五歲上封事下詔獄謫龍場驛至二年二十七歲

至龍場驛至五年三十九歲陞廬江縣共三年也事益散在文鏡中

精一之功 謂書經惟精惟之功夫字義詳於錄中

超入聖域 案中庸章句鄭氏曰聖人能知聖人然則聖人其竟不可以知之乎孟子曰聖人百川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奮千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譽之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况其友之乎徐氏是言其亦有所親炙而興楚者與

十余年来案年譜正德二年

先生三十六歲因將赴龍場受納贊北面奮然有志于學十三年先生四十七歲徐氏卒是中間十二年也○聲歎 字彙聲歎之聲輕曰聲重曰歎

詞章出入二氏之學驟聞是說皆日以爲尤異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載處困養靜精一之功固已超入聖城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愛朝夕矣門下但見先生之道卽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十餘年來竟未能覩甚藩離世之君子或與先生僅交一面或

猶未聞其聲歎或先懷忽易憤激之心而遽欲於立談之間傳聞之說臆斷懸度如之何其可得也從遊之士聞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遺一見其牝牡驪黃而棄其所謂千里者故愛備錄平日之所聞私以示夫同志相與考而正之庶無負先生之教五門人徐愛書

愛問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後豈作新民

親民 伊川先生曰親當作新而朱子從之或問曰親民云者

以家義進之，則無理。然明道既從古本，何必無理也？而孔孟論治平之道，無非親之之事。而其引證亦不一，而足今舉其一二。明白者，明之。○易比，大象云：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樂記曰：令父子君臣附親方民。朱子之徒亦有言之者，書五子之歌。民可近，不可下。蔡沈注曰：以其親謂之近，以其疎故謂之下。或可親而不可疎也。

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爲宜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所據。王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此豈足爲據？作字卻與親字相對，然非新字義。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

孟子盡心上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書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故作司徒。故數五教。在實。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万邦。黎民於寧。雍

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卽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於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已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舜其猶病諸。

朱子曰：大學章句曰：志有定向。

○或問曰：能知前正則方守之。

問事上物皆有定理。朱子語類第十四子升問章句或問語似不同也。朱子曰：只一般義外。孟子告子上告子曰：義外也非內也。

盡夫天理之極云此句出朱子章句。

心卽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是等言皆陸象山語。

孝的俗語，辭底同通訓，何等亦似聖

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先生曰：於事物物上求至善，卻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卻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先生曰：心卽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

文錄第五卷引諸陽伯淳請學既告之以格物致知之說，笑他日復請曰：致知者致吾之良知也。是既聞教矣，然天下事物之理無窮，惟致吾良知而可尽乎？抑尚有所求於其外也？平復告之曰：心之体性也。性卽理也。天下寧有心外之性？寧有心外之理乎？寧有理外之心乎？外心以求理，是告子義外之說也。理也者，心之修治也。是理也。發之於親則為孝，發之於君則為忠，發之於朋友則為信。千變万化，至不可窮竭，而莫非發於吾之一心。故謂端莊靜一，為養心，而以學問思辨，為窮理者，析心與理而為二矣。若吾說則端莊靜一，亦所以窮理而學問思辨亦取以養心，非謂養心之時無有所謂理而窮理之時無有所謂心也。此古人之學，所以知行並進而收合之功。後世之學，所以分知行，為先後而不免於支離之病者也。然則朱子所謂如何？而為溫清之節，如何而為奉養之宜者？非致知之功乎？手曰：是所謂知矣，而

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嘆曰：此說之蔽久矣！豈一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不成，去父上求箇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求箇信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求箇孝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卽君上求箇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求箇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卽民上求箇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卽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

未可以為致知也。知其如何而為溫清之節，則必實致其溫清之功。而後吾之知始至。知其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則必實致其奉養之力，而後吾之知始至。如是乃可以為致知耳。若但空然而已，為如何溫清奉養，而遂謂之致知？則孰非致知者耶？易曰：「知至」，「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孔門不易之教。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溫清定省。禮記曲禮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定而朝省。

如何不講求？下文載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

先生曰：「如何講求得？」云又問名物度數，亦須先講求否？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体，則用在其中。」云以上兩說若與前面論異，但以家理於事物之間為講求者外求者也。故曰：「如何講求？」許某加附謂有頭腦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者，即是克己之功，而傳文約禮之實也。故曰：「如何不講求？」是名有所指，所謂因病藥石。

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講求夏清，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只是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箇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箇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便，自要去求箇清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卻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後有這條

件發出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糧禮記言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慄色有慄色者必有婉容須是有箇深愛做根便自然如此

鄭朝湖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

怎生 宇彙音津俗語辭猶何也小學章句曰甚生猶怎生洛中語也

如事親 大學或問程子曰如欲為孝則當知所以為孝之道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如何而為溫清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孝之一字而可得也

學問——中庸云博掌之審問

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朝湖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為溫清之節如何而為奉養之宜須求箇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辨之功先生曰若只是溫清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辨惟於溫清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於

毫釐——易緯曰善以毫釐繆

以千里

精——書大禹讓舜告禹曰惟精惟一九執厥中

扮 字彙通患切班去聲打扮粧扮○正字通俗以裝飾爲打扮演劇上口語之扮戲

毫釐千里之繆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卽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溫清奉養的儀節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愛於是日又有省

○朱文公錯會格物之訓以知先行後爲學術朱子文集答吳晦叔書詳之

案年譜先生三十八歲始論知行合一席元山書提督學政問未陸同異之辨先生不語朱陸之學而告之以其所悟書懷疑而去明日復來舉知行本体證之五經諸子漸有省往復數回豁然大悟謂聖人之學復觀於今日朱陸異同各有得失無事辨詰求之吾性本自明也遂與毛憲副脩葺書院身卒貴陽書生以所事師禮事之○宗賢惟一黃子賢繼惟賢並王子門人

弟者卻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罷故大學指箇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色如惡臭見好色屬知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箇心去好聞惡臭

寧實於汝也恁音節如此也

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箇心去惡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爲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曾有私意隔斷的聖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卻是何等緊切着實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箇是甚麼意某要說做一箇是甚麼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箇兩箇亦有甚用愛曰古人說知行做兩箇亦是要人見箇分曉一行做知的功夫

紫字彙音譁急也續罰堅

也甚麼祖庭事死曰甚麼問辭

立言宗旨下卷十四版曰問知符合上先生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箇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

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曾有私意隔斷的聖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卻是何等緊切着實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箇是甚麼意某要說做一箇是甚麼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箇兩箇亦有甚用愛曰古人說知行做兩箇亦是要人見箇分曉一行做知的功夫

有不善就時這不善的念克倒
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
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我立言宗
旨○又六十八版曰諸君要尋
我立言宗旨可參考

行做行的功夫卽功夫始有下落先生曰
此卻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
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
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箇知已自有行在
只說一箇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
一箇知又說一箇行者只爲世間有一種
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
察也只是箇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箇知方

情字彙懵懂心亂貪
說箇知 據上下之文當作一
箇知

纏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
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也只是箇揣摸影
響所以必說一箇行方纔知得真此是古
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箇
意時卽一言而足今人卻就將知行分作
兩件去做以爲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
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
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

這箇 這本音彦字彙王見曰
凡稱此箇爲者箇俗多改用這
字○祖庭事死二曰這裏這當
作者指事之辭也又篇韻詣彥
二字唯禪錄作之也切皆沿襲
所致

鑿空 前漢張騫傳西北國始通於漢然騫鑿空師古曰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空也杜撰 俗語辨○又野客叢書曰默無詩不合律故言事不合者者爲杜撰

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箇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節說兩箇亦不妨只是箇若不會宗旨便說一箇亦濟得甚車只是閒說話

愛問昨聞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覺功夫有力處但與朱子格物之訓思之終不能合

論語辨也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那佛矣○孟子者盡心篇首章也○子夏孟子公孫刀一丘施舍似曾子注曰子夏書曰聖人曾子求諸已

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節知格物矣愛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說似亦見得大略但朱子之訓其於書之精一論語之博約孟子之盡心知性皆有所證據以是未能釋然先生曰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已篤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於心安可狃於舊聞不求是當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平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

不得於心一中卷答羅整庵書
曰天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

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而况其

出入孔子言乎

歸

傳統說見下文十三四版

不得於心處亦何嘗苟從精一博約盡心
本自與吾說脗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
之訓未免牽合附會非其本旨精是一之
功博是約之功曰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說
此可一言而喻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
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死壽
不貳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錯訓
格物只爲倒看了此意以盡心知性爲物

○盡心說詳申卷參入論衡

書

惟天下之至誠 中庸之文

格知至要初學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
做得愛問盡心知性何以爲生知安行先
生曰性是心之體天是性之原盡心即是
盡性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知天地之
化育存心者心有未盡也知天如知州知
縣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已與天爲一事天
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須是恭敬奉承然
後能無失尚與天爲一此便是聖賢之別

脩身俟命 案是語非聖人分上事孟子盡心上堯舜性之也湯武承之也集注云堯舜天理渾然全不假脩習湯武脩身體道以復其性○又下篇堯舜性也湯武反之也注不假脩為聖之至也反之者脩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下文又曰君子行法以俟命已矣注法由是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朱子所註皆如是而此獨以脩身俟命為聖人分上事著恐偶然耳

至於死壽不貳其心乃是教學者一心爲善不可以窮通死壽之故便把爲善的心變動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見得窮通壽死有箇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動心事天雖與天爲一已自見得箇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見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學立心之始有箇因勉的意在今卻倒做了所以使學者無下半處愛白昨聞先生之教

亦影影見得功夫須是如此今聞此說益無可疑受昨晚思格物的物字卽是事字皆從心上說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卽事親便是心一物意在於事君卽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卽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卽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

孟子語出離婁上文書曰格其非心、格物字義中卷答入論學書詳言之。○案近思錄劉安禮問御史明道先生曰正已以格物是亦以為正物之義。

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功名是箇誠意誠意之功只是箇格物

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少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卽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卽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卽是窮理。天理卽是明德。窮理卽是明明德。

孟子公孫丑上曰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云云○又盡心上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知也云云○又下曰人能充無欲塞入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

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卽所謂克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卽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克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

和文錄八、博約說曰理一而已

安心一而已矣故聖人無二教而學者無二學博文以約禮格物以盡其良知也故先後之說後儒支繆之見也夫禮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運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故謂之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也其發見於

朴則有五常百行酬酢變化語默動靜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間宣之言而成章措之於辭而成行書之於冊而成訓炳然蔚然其條理節目之繁至於不可窮詰是所謂文也是文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是所謂体用一源而頭微無間者也是故君子之學也於酬酢變化語默動靜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尽吾心之天理焉耳矣升降周旋厚薄之間而求尽其條理節目焉者博文也求尽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求尽其條理節目焉者約禮也求尽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求尽其條理節目焉者約禮也

散於事而万殊者也故曰博禮求于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博學於文則其禮為虛禮而佛老空寂之學矣是故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不明而功利異端之說亂之也云云○孟子離婁下曰博

博而詳說將以反詭約也

愛問先生以博文爲約禮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請開示先生曰禮字卽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箇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就在

處富貴貧賤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患難夷狄時就在處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至於是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隨他發見處卽就那上面學箇存天理這便是博學之於文便是約禮的功夫博文卽是惟精約禮卽是惟一

道心常為一語出於中庸序
朱子亦嘗以入心為入欲然非本說載朱子語類要而李退溪論之

愛問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精一之訓推此語似有弊先生曰

然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僞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卽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卽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卽人欲道心卽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曰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爲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文忠子名道字仲淹臨江人門人

私謚曰文中子此卷四十一版亦論之○韓退之名愈唐人謚文公○近思觀聖賢明道先生曰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入往往得其議論附会成書其間極有格言○又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

愛問文中子韓退之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

癡經
仲淹嘗依_故六經以著
集遺編不可見而中說中
藏其記傳本畧○朱子文集本
十七卷有王氏續經說譏其好
名好高欲速自大然其說已退
之矣卒仰庵之致想惻而有憐
理已足以子於仲淹獨深惜之
是亦春秋責賢者備之遺意也
朱子之意亦可_以見

耳文中子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愛問何以有擬經之矣先生曰擬經恐未可盡非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愛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然期以明道擬經純若_空名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先生曰然則擬經獨非效法孔子乎愛曰著述

謙 宇彙乃爻切爭也憲呼也

○又多言也

六經 和文錄七指山書院尊
經閣記其說明詳又示弟立志
說述著於古訓之意尤深切當
並考

○易之六畫伏羲所畫之卦總
六十四也卦下解文主所繫彖
辭者也又下解周公所繫所謂
爻辭者也

周禮春官太卜掌三易之法
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夏謂之連山殷謂之歸藏周謂之周易

○孔安國古文尚書序曰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觀中古籍之頗文體覽者不詳遂乃定禮器而用章刪詩
為一目篇約史記脩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陶虞以下訖于周艾者
煩亂剪截浮辭興其宏綱撮其機要以垂世立教云云

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
於是取文主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爲惟此
爲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
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
謨以後詩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
淫哇逸蕩之詞蓋不知其幾千百篇禮樂
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皆刪
削而述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

九丘一古文尚書序曰八卦之
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
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
有也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
書

生 宇彙非正與也

今之禮記釋文共有一卷

所謂史記孔子世家云筆則
筆削則削游夏不能筆二端

始皇史記始皇本紀三十四年
史官非秦紀及詩書百家語皆
契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
書

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讀說皆後
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於春秋雖
稱孔子作之其實皆曾史舊文所謂筆者
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是省減無增孔
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而不
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
之也春秋以後繁文益盛天下益亂始皇
焚書得罪是出於私意文不合焚之六經若

當時志在明道其著反經叛理之說悉取
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自秦漢以降
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斲不能去只宜取
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陋
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時
擬經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於其事以爲
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
文盛實衰人出已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

文盛此段意思中卷卷人
讀書中卷本源論說詳

歌後
續自唐昭宗乾寧元年
鄭綮好詆謔，多作歌後詩，譏嘲
時事。案歌後不諱謔事，使入
察之也。

謠字雲隱謠

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塗天下之耳目使
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於世而
不復知有敦本尚實反朴還淳之行是皆
著述者有以致之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
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先生
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歌後謠語矣聖
人何苦爲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
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削

如書弑君此段議論下條附

謂存其戒削其事以杜奸之說
下句道尽

○文成公嘗作五經憶說而今
亡刻其妻存者數條全書續篇
載之可以類推

之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斲如書弑
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斲先生
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
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弑君卽弑君便是罪
何必更問其弑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
書伐國卽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
之詳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
存天理去人欲於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

子欲無言。出論語陽貨篇。

仲尼之門。出孟子憲王篇。

嘗言之或因人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子欲無言若是一切縱人欲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此便是孔門家法世儒只講得一箇伯者的學問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的心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

孔子出衛長公陳。孟子出
尽心下篇。

如何思量得通。因嘆曰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又曰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刪書於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此聖人之意可知矣。聖人只是要刪去繁文後儒卻只要添上。愛曰聖人作經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聖人不

○五伯 孟子告子下集注五
舊傳齊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
乙丁氏曰夏昆吾商太彭豕章
周齊桓晉文謂之五霸

欲詳以示人則誠然矣至如堯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見先生曰羲黃之世其事闊疎傳之者鮮矣此亦可以想見其時全是以淳龐朴素略無文采的氣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後世可及愛白如三墳之類亦有傳者孔子何以刪之先生曰縱有傳者亦於世變漸非所宜風氣益開文采日勝至於周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況

龍 宇彙音籠充寶也

三墳 墳大也孔安國古文尚書序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未道也

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集註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近守其法今案堯舜之治不宜祚之故祖述其道而不因其次也又武之法則嘗今所用故憲章之也

唐虞乎又況羲黃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則「孔子於堯舜則祖述之於文武則憲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堯舜之道但因時致治其設施政令已自不同卽夏商事業施之於周已自不合故周公思兼二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况太古之治豈復能行斯固聖人之所可略也又曰專事無爲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

周公 孟子離婁下曰周公思兼三王集注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時勢殊故其事或有所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

案伊川先生春秋傳序云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云是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者以開後世霸功之心如孔孟無此議論伊川蓋憂世之切而不覺其抑揚之甚過耳

行以太古之俗卽是佛老的學術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於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卽是伯者以下事業後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箇伯術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後世不可復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後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二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論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則亦不可復矣

愛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爲史史專記事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言謂之經事卽道道卽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易是包犧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詩禮樂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

又曰五經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善可爲訓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惡可爲戒者

案上章論春秋說及仲尼之徒無言細文之事者是孔門之家法等語皆當證存戒削事以壯奸之意

先儒朱文公詩經集傳序曰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又論語多政事三百注云善者可以感善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割人之逸志

於鄭聲出衛靈公篇

朱文公詩集傳有言曰說十三國爲廢風則亦須在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盡監戒耳今案詩之為教諷刺絲歌之間使人生好善惡惡之心以為勸懲之本如今鄭衛之類其將使人不欲誦之邪人將何所聞以懲割其逸志其果使

人折節之邪孔子有明戒且未聞古人因樂作樂以懲割人之逸志者是實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

甚少而且朱序曰善之不足以爲教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然而來風中善惡之不足以

為教者固不可勝數矣變可也

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愛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於將萌否先生曰聖人作經

固無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著文句愛又

問惡可爲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獨於詩而不刪鄭衛先儒謂惡者可以

懲割人之逸志然否先生曰詩非孔門之

舊本矣孔子云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

聲之亂雅樂也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此是孔門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泝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此是長淫道奸矣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

三百篇之數蓋淫泆之詞世俗多所喜傳如今閭巷皆然惡者可以懲割人之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蓋子公孫丑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之辭

年譜正德八年十一月先生四十
一歲下愛是年以郎州知州
考滿進京陞南京工部員外郎
與先生同舟歸越論大學宗旨
聞之踴躍痛快如狂如醒者數
日胸中混沌復開仰思堯舜三
王孔孟千聖萬人各不同其
旨則一今之傳記錄載首卷
是也其自敘曰愛因旧說云
如觀之如通本誤作始今據全
書改之

卷之二十一
傳習錄
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實是駭
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
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
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絕河矣如
說格物是誠意的工夫明善是誠身的
工夫窮理是盡性的工夫道問學是尊
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約禮的工夫惟精
是惟一的工夫諸如此類始皆落落難

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右曰仁所錄凡十四條

此一段本與上文列書今案徐
氏原編傳習錄皆至此止焉是
真跡大耳故據例低書之

陸澄字元靜又作原靜。一字清伯是以下元靜所錄

案此卷六十九版薛侃錄梁自
孚問答與此同而比之益詳當
并考

所謂逐物。——陸象山集多言
之程未亦嘗有此言

陸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
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爲主一乎先
生曰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
在好貨上可以爲主一乎是所謂逐物非
主一也主一是專主一箇天理。

問立志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
聖種五重韻瑞引東軒錄云養
聖胎。又仁王經聖胎長養
所謂結聖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馴至於

結聖胎。言精神凝聚處猶下
聖種五重韻瑞引東軒錄云養
聖胎。又仁王經聖胎長養

美大一孟子盡心下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盡心上存其心養其性。

公孫丑上知皆擴而充之

日間工夫一是乃克已之實功

非惟可施之靜坐讀書而已

用所為當皆如此矣然其謂覺

顧看書則看書者蓋就情心生者言之耳人精力有限不知所以養之而貪看文字以致病者又非此類。案近思錄問目恐尖物此事不得放過曰便與克下塞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意雖不同其用功處實無異亦可以為良法矣▲處朋友一第三卷九版大凡朋友條同二十五版凡朋友條說朋友交道親切著兩并案交盡

美大聖神亦只從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處朋友務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

書是亦因病而藥

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屢責之一日警責方已一友自陳日來工夫請正源從傍曰此方是尋著源舊時家當先生曰爾病又發源色變議擬欲有所辨先生曰爾病

又發因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太病根譬如今方丈地內種此一大樹雨露之滋土脈之力只滋養得這箇大根四傍縱要種些嘉穀上面被此樹葉遮覆下面被此樹根盤結如何生長得成須角伐去此樹纖根勿留方可種植嘉種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是滋養得此根

問後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亂正學先生曰人

○寫真一真肖像也寫真傳神圖寫肖像以傳神彩也

摹倣象山集要第五曰吾嘗與晦翁書云揣量模寫之工依其節目足以自安此言切中晦翁之膏肓恐亦是此意與書見

集要第一卷

心天理渾然聖賢筆之書如寫真傳神不過示人以形狀大略使之因此而討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氣言笑動止固有所不能傳也後世著述是又將聖人所畫摹倣贸寫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真愈遠矣

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講求得許多聖人之心如明鏡只

是一箇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若若後世所講卻是如此是以與聖人之學大背周公制禮作樂以文天下皆聖人所能爲堯舜何不盡爲之而待於周公孔子刪述六經以詔萬世亦聖人所能爲周公何不先爲之而有待於孔子是知聖人遇此時方有此事只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講求

近忠道体伊川先生曰冲漠無朕方象森然已具字彙冲虛也老子太盈若虛虛作冲。朕字彙幾微萌兆謂之朕

事變亦是照時事然學者卻須先有箇明的工夫學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變之不能盡曰然則所謂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其言何如曰是說本自好只不善看亦便有病痛

孟盡心上云堯舜之知而不偏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而不偏愛人急親賢也。論語子張曰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孟子離婁下卷一視民如傷望道而未見之集注而讀為如古字通用然王子所說恐讀如字

五十年未有止也他日又曰聖如堯舜然所得而遂謂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義理無定在無窮盡吾與子言不可以少有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問上達工夫先生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年

氣原靜工夫每好靜故先生教以事上磨第一卷答原靜書可以見而事上磨固先生之家法靜亦定動亦定明道先生定性書語論語憲問篇子曰不怨天不尤

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爲一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但是

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箇上達的工夫

問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功夫非惟精之外復有惟一也精字從采姑以米譬之要得此米純然潔白便是惟一意然非加舂簸篩揀惟精之工則不能純然潔白也舂簸篩揀是惟精之功然亦不過要此米到純然

潔白而已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者皆所以爲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卽約禮之功格物致知者卽誠意之功道問學卽尊德性之功明善卽誠身之功無二說也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學只一箇功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

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說之于路使

漆雕開語見公冶長篇子路及曾點語見先進篇

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父母之子曾點言志夫子許之聖人之意可見矣

問寧靜存心時可爲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靠

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弊中間許
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
舊滋長以循理爲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
爲主，未必能循理。

問孔門言志由求任政事，公西赤任禮樂，多
少實用及曾晳說來，卻似要的事聖人卻
許他。是意何如？曰：三子是有意必有意必
便偏著一邊能此未必能彼曾點這意思

此論論語先進季章。○下卷二
十九版亦論曾點可並案。
要字彙沙雅反音沙戲要
意必子罕篇云子絕四莫意
莫必莫固莫我

素其位至自得矣。中庸語。○汝
器出公冶長。○不器出為政。○
成章。公冶長篇曰五邑黨之小子
斐然成章。

卻無意必便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
而不自得矣。三子所謂汝器也會點便有
不器意然。三子之才各卓然成章，非若世
之空言無實者故夫子亦皆許之。

問知識不長進。如何先生曰：爲學須有本原
須從本原上用力，漸漸盈科而進。仙家說
嬰兒亦善譬。嬰兒在母腹時只是純氣有

盈科而進。孟子離婁下注科坎
也仙家

何知識出胎後方始能啼既而能笑又既而能識認其父母兄弟又既而能立能行能持能負卒乃天下之事無不可能皆是精氣日足則筋力日強聰明日開不是出胎日便講求推尋得來故須有箇本原聖人到位天地萬物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後儒不明格物之說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於初下手

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又曰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幹及其有幹尚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立無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某讀書之法於是更以下卷第
十版九川問此工夫條同二十
一版問讀書條及二十七版一
友問讀書條合觀之其意交盡
工夫有下落處

象山集要五曰學苟有本六經皆我註脚

又亦經註我非我注之經

案朱子大學章句曰具稟理應萬事無是猶似以萬事外看之了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其意可觀

他到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爲學雖極解得明曉亦終身無得須於心體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須反在自心上體當節可通蓋四書五經不過說這心體這心體即所謂道心體明即是道明更無二此是爲學頭腦處

無事

晦庵語出朱子大學或問格物章

或問晦庵先生曰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此語如何曰心卽性性卽理下一與字恐未免爲二此在學者善觀之或曰人皆有是心心卽理何以有爲善有爲不善先生曰惡人之心失其本體問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言如何先生曰恐亦未盡此理豈容分析又何須湊合得聖人說

析之云云語出朱子大學或問八目下然後字正見支離之處

精一自是盡。

象山集要五曰復齋見一日見問曰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某答云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些工夫復齋應而已若知物價之低昂與夫辨物之美惡真偽則吾不可謂之能然吾之所謂做工夫非此之謂也

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澄嘗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之說先生日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外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裏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謹獨

澄問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曰然他日

澄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性之表德邪曰仁義禮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於人也謂之性主於身也謂之心心之發也遇父便謂之孝遇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名至於無窮只一性而已猶一人而已對父謂之子對子謂之父自此以往至於無窮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

心猿意馬多出佛書。拴字橐音詮揀也。又揀注擊也。訂也。

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卽萬理燦然。

一日論爲學。工夫先生曰：教人爲學不可執一徧。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箇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

逐上卷尋案，是王夫子教人之家法也。卷三十九版「友問條」盡之。
如猫之捕鼠。文錄八示第立志說亦言之。朱子文集偶讀慢記曰：釋氏有清草堂者有名叢林其始學時若無所入有告之者曰：子不見猫之捕鼠乎？四足据地首尾一直目睛不瞬，心無他念，唯其不動，則鼠無所逃矣。清用其言，乃有所入，彼之所崇雖與吾異然，其所以得之者，則無彼此之殊。學者宜以是而自警。

斬鉞斬鐵宋俗語言用力切堅。
▲可思何慮，易係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十同歸而殊塗，一致。

私逐工追究，搜尋出來，定要致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爲快。常如貓之捕鼠，一眼看著，一耳聽著，纔有一念萌動，卽與克去。斬鉞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誠。只思一箇天理，到得天理純

而百慮云云今案以何思何慮為自然的地頭故曰非初學時事是蓋先生前說乎中卷三十九版答周道通書曰係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箇天理更無別患別慮耳云云可交考

全便是何思何慮矣

澄問有人夜怕鬼者柰何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集義而心有所慊故怕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子莘曰正直之鬼不須怕恐邪鬼不管人善惡故未免怕先生曰豈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只此一怕即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入好色即是色鬼迷好貨即是貨鬼迷怒所不

定者一案明道先生定性一書

此語一句道盡

當怒是怒鬼迷懼所不當懼是懼鬼迷也定者心之本體天理也動靜所遇之時也

澄問學庸同異先生曰子思括大學一書之

義爲中庸首章

論語子路篇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焦注胡氏曰夫子爲政而以正名爲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卿而立之則入倫正天理得名正言直而事成矣盛德至誠必已感化——案以下卷四十六版鄉人有父子訟

問孔子正名先儒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廢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焦注胡氏曰夫子爲政而以正名爲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卿而立之則入倫正天理得名正言直而事成矣盛德至誠必已感化——案以下卷四十六版鄉人有父子訟

嶽條觀之先生是論實直得心言

是他能傾心委國而聽聖人盛德至誠必已感化衛輒使知無父之不可以爲人必將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愛本於天性輒能悔痛真切如此削贖豈不感動底豫削贖既還輒乃致國請戮贖已見化於子又有天子至誠調和其間當亦決不背受仍以命輒羣臣百姓又必欲得輒爲若輒乃自累其罪惡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

侯而必欲致國於父贖與羣臣百姓亦皆表輒悔悟仁孝之美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必欲得輒而爲之君於是集命於輒使之復君衛國輒不得已乃如後世上皇故事率羣臣百姓尊贖爲太上衛物致養而始退復其位焉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順一舉而可爲政於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集命書太甲上用集太金無殺

万方

上皇故事 漢高祖六年尊太公爲太上皇唐高宗武德九年帝曰称太上皇而太子卽位之類

君臣語出顏淵篇
爲政於天下語出孟子言不達
衛國而已也

舍居言者卒居或舍中居近忠
錄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閑坐

禮記檀弓上子夏喪其子而喪
其明曾子曰喪爾子喪爾明爾
罪云可並案○太學曰有床臺
患不辱其正

澄在鴻臚寺倉居忽家信至言兒病危澄心
甚憂悶不能堪先生曰此時正宜用功若
此時放過閑時講學何用人正要在此等
時磨鍊父之愛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
有箇中和處過節是私意入於此處多認
做天理當愛則一向憂苦不知已是有所
憂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過
少不及者才過便非心之本體必須調停

孝經末章曰毀不滅性此聖人
之政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又
禮記曲禮曰毀瘠不形云不
勝喪乃比不慈不孝云云

適中始得就如父母之喪入子豈不欲一
哭便死方快於心然卻曰毀不滅性非聖
人強制之也天理本體自有分限不可過
也人但要識得心體自然增減分毫不得
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蓋體用一源有
是體即有是用有未發之中即有發而皆
中節之和今人未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
須知是他未發之中亦未能全得

易上係辭曰易有聖人之道四
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
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
尚其占是初九云云是初畫一今案是
舉其例耳非限初九初畫
夜氣說出孟子告子上

操存舍亡語出孟子告子上

易之辭是初九潛龍勿用六字易之象是初
畫易之變是值其畫易之占是用其範
夜氣是就常人說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事
無事皆是此氣翕聚發生處聖人則消
說夜氣

澄問操存舍入章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
雖就常人心說學者亦須是知得心之本
體亦元是如此則操存功夫始沒病痛不

二程全書外書曰范淳夫女讀
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
之謂與語入曰孟子不識心心
豈有出入先生聞之曰此女雖
不識孟子識心

近思錄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
○又曰滿腔子惻隱心
腔子亦只是天理今案腔子謂
軀殼是語蓋活說耳亦只是三
字可見然人是天地之心則實
以天為軀殼者豈虛語乎

可便謂出爲亾入爲存若論本體元是無
出無入的若論出入則其思慮運用是出
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旣無所出
何入之有程子所謂腔子亦只是天理而
已雖終日應酬而不不出天理卽是在腔子
裏若出天理斯謂之放斯謂之亾又曰出
入亦只是動靜動靜無端各有鄉邪

王嘉秀問佛以出離生外誘入道仙以長

上丁截近忠錄明道先生曰眾氏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又曰佛有一箇覺理可以故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

由科一科謂及第貢謂鄉貢傳謂傳達正路謂顧問禮聘之屬如孟朱集

生久視誘人入道其心亦不是要人做不好究其極至亦是見得聖人上一截然非入道正路如今仕者有由科有由貢有由傳奉一般做到太官畢竟非入仕正路君子不由也仙佛到極處與儒者略同但有了上一截遺了下一截終不似聖人之全然其上一截同者不可誣也後世儒者又只得聖人下丁截分裂失真流而爲記誦

詞章功利訓詁亦卒不免爲異端是四家者終身勞苦於身心無分毫益視彼仙佛之徒清心寡慾超然於世累之外者反若有所不及矣今學者不必先排仙佛且當篤志爲聖人之學聖人之學明則仙佛自泯不然則此之所學恐彼或有不屑而反欲其俯就不亦難乎鄙見如此先生以爲何如先生曰所論太略亦是但謂上一截

今學者不先排仙佛不云此一改編論

脩道禮記禮古文

一陰一陽至日用不知易係辭
又

著固一求是編議之。然是不知
固亦二字之意者先生豈言著
龜無別乎是言決嫌疑定猶豫
則為過易無異耳蓋為固滯著
龜之殊者破之也

謂武王一八偷篇語

下一截亦是人見偏了如此若論聖人太
中至正之道徹上徹下只是一貫更有甚
上一截下一截一陰一陽之謂道但仁者
見之便謂之仁智者見之便謂之智百姓
又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仁智豈
可不謂之道但見得偏了便有弊病

著固是易龜亦是易

問孔子謂武王末盡善惡亦有不滿意先生

日在武王自合如此曰使文王未沒畢竟
如何曰文王在時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
到武王伐商之時文王若在或者不致興
兵必然這一分亦來歸了文王只善處紂
使不得縱惡而已

問孟子言執中無權猶執一先生曰中只是
天理只是易隨時變易如何執得須是因
時制宜難預先定一箇規矩在如後世儒

者要將道理一一說得無躊躇，定箇格式，此正是執

唐訥問立志是常存箇善念，要爲善去惡，否
日善念存時，即是太理。此念卽善，更思何
善？此念非惡，更去何惡？此念如樹之根芽，
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
矩，只是志到熟處。

精神道德言動，大率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

已，天地人物皆然。

問文中子是如何人？先生曰：文中子庶幾具體而微，惜其過外，問如何，卻有續經，非

曰續經，亦未可盡非。請問良久，曰：更覺良工心獨苦。

許魯齋謂儒者以治生爲先之說亦誤。人稱仙家——中卷四十六版答原靜書詳之，良——方言也。

魯齋元人，名衡，時人與吳澄并稱。仙家——中卷四十六版答原靜書詳之。

行爲氣凝聚爲精，妙用爲神。

述而篇曰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喜怒哀樂本體自是中和的纔自家著此三意思便過不及便是私

問哭則不歌先生曰聖人心體自然如此

克已須要掃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

在則衆惡相引而來

律呂新書蔡元定作之朱文公序之今性理大全收之禮樂之本一吾心得中和是禮樂之本故去人欲有天理是下文所謂禮樂本原上之用功

問律呂新書先生曰學者當務爲急算得此數熟亦恐未有用必須心中先具禮樂之本方可且如其書說多用管以候氣然至

考○案瑟无定以管候氣之法埋十上管於密室上與龕平實以葭灰覆以緹素以候半有二月之中氣冬至氣至則黃鐘之管飛灰衝素太寒以下各以其月隨而應焉而時序正矣其管則黃鐘長九寸空闊九分以木粒定之也餘十二律由是而損益焉

冬至那一刻時管灰之飛或有先後須臾之間焉知那管正值冬至之刻須自心中先曉得冬至之刻始得此便有不通處學者須先從禮樂本原上用功

曰仁云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入心如昏鏡近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

廢照

問道之精粗先生曰道無精粗人之所見有精粗如這一間房人初進來只見一箇大規模如此處久便柱壁之類一一看得明白再久如柱上有些文藻細細都看出來然只是一間房

先生曰諸公近見時少疑問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以爲已知爲學只循而行之是矣

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上塵一日不掃便又有一層著實用功便見道無終窮愈探愈深必使精白無一毫不徹方可

問知至然後可以言誠意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如何用得克己工夫先生曰人若真實切已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終日只是說話而已天理終

不自見私欲亦終不自見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歧路處有疑便箇問了又走方漸能到得欲到之處今人於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盡知只管間講何益之有且待克得自己無私可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遲在

問道一而已古人論道往往不同求之亦有

要乎先生曰道無方體不可執著卻拘滯於文義上求道遠矣如今人只說天其實何嘗見天謂日月風雷卽天不可謂人物艸木不是天亦不可道卽是天若識得時何適而非道人但各以其一隅之見認定以爲道止如此所以不同若解向裏尋求見得自己心體卽無時無處不是此道亘古亘今無終無始更有甚同異心卽道道

何適唐本全書作何莫義以不
可解然本集多有何莫而二字
似何莫而字意當存疑

卽天知心，則知道。知天，又曰：諸君只要實見此道，須從自己心上體認，不假外求。始得問名物度數，亦須先講求否？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體，則用在其中，如養得心體，果有未發之中，自然有發而中節之和。自然無施不可，苟無是心，雖預先講得，世上許多名物度數，與己原不相干。只是世間臨時自行不去，亦不是將名物度數全麻。

不_器，只要知所先後，則近道。又曰：人要隨才成就，才是其所能爲。如夔之樂，稷之種，是他的資性合下便如此成就之者，亦只是要他心體純乎天理，其運用處皆從天理上發來，然後謂之才。到得純乎天理處，亦能不_器？使夔稷易藝而爲當亦能之，又曰：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皆是不_器。此惟養得心體正者，能之。

不_器 論語為政曰：君子不_器。

夔之樂，稷之種。一書舜典，帝命夔曰：命汝典樂，教胄子。又曰：美犧氏，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孟子離妻下曰原泉混々不舍晝夜盈科復進放乎四海有本者非是云云○象山集要卷之五曰涓々之流積成江河

孟子告子夜氣章可並案○下卷五十四版曰人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云云是亦當並案

與其爲數頃無源之塘水不若爲數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窮時先生在塘邊坐傍有一井故以之喻學云

問世道日降太古時氣象如何復見得先生曰一日便是一元人平旦時起坐未與物

接此心清明景象便如在伏羲時遊一般

問心要逐物如何則可先生曰人君端拱清穆六卿分職天下乃治心統五官亦要如

六卿分職一書經周官文案太師太傅大保為之三公少師少傳小保為之三孤合之謂六卿其職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明朝制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也○心總五官一孟子告子上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々文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々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云云○今案論語季氏篇說九思非是逐在物上者宜深思之

此今眼要視時心便逐在色上耳要聽時心便逐在聲上如人君要選官時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調軍時便自去坐在兵部如此豈惟失卻君體六卿亦皆不得其職善念發而知之而充之惡念發而知之而遇之知與充與遇者志也天聰明也聖人只有此學者當存此

澄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閒思

一切皆一案此處是致知之實功孟子盡心下云人能充無穿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寂然不動語出易係辭

近思錄明道先生曰廓然太公

物來順應

全集作者

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是無有做刦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元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刦盜之心一般都消滅了光光只是心之本體著有甚閑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太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

來順應

志至氣次孟子公孫丑上篇語

問志至氣次先生曰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之謂非極至次貳之謂持其志則養氣在其中無累其氣則亦持其志矣孟子救告子之偏故如此夾持說

先儒論著李罕篇有鄙夫問章集注程子曰聖人之言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下卷五十六版曰先生譬如果山在前有不知仰者須是無

自人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大
平地有何可見云云是聖賢之
辨也

九地孫子軍形篇曰藏於九地
之下注曰言深也

也九地之下亦天也天何嘗有降而自卑
此所謂大而化之也賢人如山嶽守其高
而已然百伎者不能引而爲千伎千伎者
不能引而爲萬伎是賢人未嘗引而自高
也引而自高則僞矣

程子語出外書蘓李明問條近
思錄中庸輯略等並載之○延
平語出延平答問及伊洛淵源
錄

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
延平卻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
生曰皆是也伊川恐入於未發前討箇中

吾向一卷內十九版今人有心
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
氣寧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云
云又曰定者心之本休天理也
物無所遇時也

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
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
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
前氣象使之正直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
此卽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
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澄問喜怒哀樂之中和其全體常人固不能
看如一件小事當喜怒者平時無有喜怒

之心至其臨時亦能中節亦可謂之中和乎先生曰在一時一事固亦可謂之中和然未可謂之太本達道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有的豈可謂無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則其本體雖亦時時發見終是暫明暫滅非其全體大用矣無所不中然後謂之太本無所不和然後謂之達道惟天下之至誠然後能立天下之太本曰澄於

自心体認一此卷上十七版劉觀時間條當並案之孟子公孫丑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程子曰現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子於先生亦言三

大用全集作瑩微

中字之義尚未明白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爲天理曰去得人欲便識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是何等氣象曰偏倚是有所染著如著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名利皆未相著所以便知其有所偏倚曰雖

一應俗語中卷百五版

應言行同

朱相著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嘗無既未嘗無卽謂之有既謂之有則亦不可謂無偏倚麤鄙病瘡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病根原不曾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須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一應私心掃除蕩滌無復纖毫留滯而此心全體廓然純是天理方可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

顏子沒而聖學不傳是文錄第二別。湛甘泉序中之語今案象山集要第五曰夫子所分付顏子事業亦竟不復傳也然象山東在事業上論之與王子所說是

一以贊見語子罕

問顏子沒而聖學久此語不能無疑先生曰見聖道之全者惟顏子觀喟然一嘆可見其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見破後如此說博文約禮如何是善誘人學者須思之道之全體聖人亦難以語人須是學者自修自悟顏子雖欲從之未由也已卽文王望道未見意望道未見乃是真見顏子沒而聖學之正派遂不

文王一孟子離美下曰文主視民如傷望道而未見之

盡傳矣

問身之生爲心，心之靈明，是知知之發動，是意意之所著爲物，是如此否？先生曰：亦是。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

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心之不存。

尚謙問孟子之不動心，與告子異。先生曰：告子硬把捉著此心，要他不動。孟子卻是

集義到自然不動。又曰：心之本體原自不動，心之本體，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元不動理，元不動集義，是復其心之本體。

萬象森然，^名時亦冲漠無朕。冲漠無朕，即萬象森然。冲漠無朕者，一之父；萬象森然者，精之母。一中，有精，精中有一物。

心外無物，如吾心發一念孝親，即孝親便是。

笛言錄解義曰安置也

先生曰今爲吾所謂格物之學者尚多流於口耳況爲口耳之學者能反於此乎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時時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漸有見如今一說話之間雖口講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間已有多少私欲蓋有竊發而不知者雖用力察之尚不易覓况徒口講而可得盡知乎今只管譏天理來頓放著不循講入欲來頓放著不去豈格物

致知之學後世之學其極至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的工夫

問格物先生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

問知止者知至善只在吾心一念在外也而后志定曰然

問格物於動處用功否先生曰格物無間動靜亦物也孟子謂必有事焉是動靜皆

有事

工夫難處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卽誠意之事
意既誠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但正心
修身工夫亦各有用力處修身是已發邊
正心是未發邊心正則中身修則和

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箇明明德雖
親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即是
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使有一物失

行者云云程子語見下文

自格物一案此意先生大學問
及文錄第七親民堂記謹蓋又
第九卷書朱子禮卷一編并見
其每費用

案朱子大學或問既有此說然
其先生所說意自別

所便是吾仁有未盡處

只說明明德而不說親民便似老佛

至善者性也性元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止
之是復其本然而已

問知至善卽吾性吾性具吾心吾心乃至善
所止之地則不爲向時之紛然外求而志
定矣定則不擾擾而靜靜而不妄動則安
安則一心一意只在此處千思萬想務求

必得此至善是能慮而得矣如此說是否先生曰大略亦是

程子一明道先生語近思錄第
一載之是本禮記禮運篇聖人
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
人之語
墨氏一事見孟子滕文公下

問程子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何墨氏
兼愛反_仁不得謂之仁先生曰此亦甚難言
須是諸君自體認出來始得仁是造化生
生不息之理雖渙漫周遍無處不是然其
流行發生亦只有箇漸所以生生不息如
冬至一陽生必自一陽生而後漸漸至於

六陽若無一陽之生豈有八陽陰亦然惟
其漸所以便有箇發端處惟其有箇發端
處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譬之木其始
抽芽便是木之生意發端處抽芽然後發
幹發幹然後生枝生葉然後是生生不息
若無芽何以有幹有枝葉能抽芽必是下
面有箇根在有根方生無根便死無根何
從抽芽父子兄弟之愛便是人心生意發

愛無差等施田親始是墨氏之學而孟子躊躇見滕文公上篇

論語堯曰孝弟也者真為仁

之本此延平先生名侗字愿仲是語見

延平答問論語公冶長篇集註

小載之

傳習錄卷一
端處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愛物便是發芽生枝生葉墨氏兼愛無差等將自家父子兄弟與途人一般看便自沒了發端處不抽芽便知得他無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謂之仁孝弟爲仁之本卻是仁理從裏面發生出來

問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當理與無私心如何分別先生曰心卽理也無私心卽是當

理未當理便是私心若析心與理言之恐亦未善又問釋氏於世間一切情欲之私都不染著似無私心但外棄人倫卻似未當理曰亦只是一統事都只是成就他一箇私己的心

右元靜所錄凡八十條

倪姓，萬字尚謙，王先生門人，是
以下薛侃所錄。

出入無時一語出孟子盡心此
卷三十七版澄問操存舍亡條

既明備

倪問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安，有工夫說
閑話。管中閑事先生曰：初學工夫如此用亦
好，但要使知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心之神
明原是如此。工夫方有著落。若只外外守
著，恐於工夫上又發病。

倪問專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訛欲作理則如
之何。先生曰：人須是知學，講求亦只是涵
養，不講求只是涵養之志不切。曰：何謂知

學曰且道爲何而學學箇甚白嘗聞先生
教學是學存天理心之本體即是天理體
認天理只要自心地無私意曰如此則只
須克去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明曰正
恐這些私意認不真曰總是志未切志切
目視耳聽皆在此安有認不真的道理是
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講求亦只是
體當自心所見不成去心外別有箇見

先生問在坐之友比來工夫何似一友舉虛
明意思先生曰此是說光景一友敘今昔
異同先生曰此是說效驗二友惘然請是
先生曰吾輩今日用功只是要爲善至心
眞切此心眞切見善卽遷有過卽改方是
只管求光景說效驗卻是助長外馳病痛
不是工夫

易益木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
善則遷過則改

朋友觀書多有摘議晦庵者先生曰是有心求異卽不是吾說與晦庵時有不同者爲入門下手處有毫釐千里之分不得不辨然吾之心與晦庵之心未嘗異也若其餘文義解得明當處如何動得一字

希淵問聖人可學而至然伯夷伊尹於孔子才力終不同其同謂之聖者安在先生曰聖人之所以爲聖只是其心純乎天理而

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爲精但以其成^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堯舜猶萬鎰文王孔子猶九千鎰禹湯武王猶七八千鎰伯夷伊尹猶四五千鎰才力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可謂之聖人猶分兩雖不同而足色則同皆可謂之聖人猶分

五千鎰者而入於萬鎰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廁之堯孔之間其純乎天理同也蓋所以爲精金者在足色而在分兩所以爲聖者在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雖凡人而肯爲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爲聖人猶一兩之金比之萬鎰分兩雖懸絕而其到足色處可以無愧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學者學聖人不過

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猶鍊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爭不多則煅鍊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則煅鍊愈難人之氣質清濁粹駁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於道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其下者必須入一百八十已千及其成功則一後世不知作聖之本是純乎天理卻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以爲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

我須是將聖人許多知識才能逐一理會。始得故不務去天理上著工夫。徒弊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鍛鍊成色。求無愧於彼之精純。而乃妄希分兩務同。彼之萬鎰錫鉛銅鐵雜然而投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稍末無復有金矣。

時曰仁在傍曰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離之惑。大有功於後學。先生又曰吾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脫洒。何等簡易。

士德問曰格物之說如先生所教明白簡易。人人見得。文公聰明絕世。於此反有未審。何也。先生曰文公精神氣魄大。是他早年

案此卷六空四五版推盡。此條之餘意。
求日減一此卷六十八版因論
先生之門某人在涵養上用功
條可並宋

繼往 張魯公曰聖學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朱子中庸序曰繼往聖，開來學。下卷五十版孔子氣魄極大章可并案。

案孔子盛時欲行道於天下而周流于四方及其知終不可行之當世也不得已而退修六籍以詔後世耳修六籍者夫子不溥己之所為非其素志向來定本一朱子答黃直卿書中語○雖讀書一答呂子約書中語○守書籍一答何叔京書中語共見本集而晚年定論並載之就簡一知版誤作就簡今改之

台下便要繼往開來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已自修自然不暇及此到得德盛後果憂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六籍刪繁就簡開示來學亦太段不費甚考索文公早歲便著許多書晚年方悔是倒做了士德曰晚年的悔如謂向來定本之誤又謂雖讀得書何益於吾事又謂此與守書籍泥言語全無交涉是他到此方

悔從前用心之錯方去切已自修矣然此是文公不可及處他力量大一悔便轉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

倪去花間卿因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間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便會錯倪未達曰天地生意花艸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

則以花爲善以艸爲惡如欲用艸時復以艸爲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曰然則無善無惡乎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卽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著在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著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於氣然

書洪範皇極曰無有作好曰遵王之道無有作惡曰違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々無黨無偏王道平々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遵王之道會其有極便自一循天理便有箇裁成輔相曰艸旣非惡卽艸不宜去矣曰如此卻是佛老意見艸若有礙何妨汝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惡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卻是無知覺的人謂之不作者只是好惡一循於理不去又著一分意思如此卽是不曾好惡一般曰去艸如何是一循於理不著意思曰艸有妨礙理亦

易泰大象曰宰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卽去亦不累心若著了一分意思卽心體便有貽累便有許多動氣處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終日馳求於外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終身行不著習不察曰如好色如惡惡臭則如何曰

此正是一循於理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作好作惡曰如好色如惡惡臭安得非意曰卻是誠意不是私意誠意只是循天理雖是循天理亦著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須是廓然太公方是心之本體知此卽知未發之中伯生曰先生云艸有妨礙理亦宜去緣何又是軀殼起念曰此須汝心自體當次要主靜

近思第十四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是甚麼心周茂叔窓前艸不除是甚麼心著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箇義襲而取只是行不著習不察非太本達道也又曰見得時橫說豎說皆是若於此處通於彼處不通只是未見得

文錄第五寄聞人邦英邦正第
二書曰謂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子云心苟不忘則

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而况於舉業乎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云心苟忘之則雖終身由之只是俗事而況於舉業乎忘與不忘之間不能以髮要在深思默識所指謂不忘者果何事耶知此則知學云云○外集八示徐白仁應試曰君子窮達一聽於天但旣業學士便須入場亦事宜爾若期在必得以自窘辱則大惑矣入場日切勿以得失橫在胸中令人氣餒志分非徒無益又害之場中作文先須大開心自見得題意大槩了生節放膽下筆縱昧出處詞氣亦條暢今人入场有志氣局促不舒展者是失得之念爲之病也夫心無二用一念在得一念在失一念在文字是三用矣所事寧有成耶只是執事不敬便是人事有未盡處雖或幸成君子有所不貴也云云○

近思錄出處類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脩可以免之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云云

先正又明道先生曰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棄志崇一姓歐陽名德先生門人○下卷五十一版曰今人於喫飯時雖無一事在前其心常役役不寧只緣此心帖慣了所以收攝不住

親之故而業舉爲累於學則治田以養其親者亦有累於學乎先正云惟患棄志但恐爲學之志不真切耳

崇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先生曰天地氣機元無一息之停然有箇主宰故不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萬變常是從

所謂一范淳心箴之語孟子盡
心集註載之

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主宰便是這氣奔放如何不忙

先生曰爲學太病在好名倪曰從前歲自謂此病已輕比來精察乃知全未竟必務外爲人只聞譽而喜聞毀而悶即是此病發來日最是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卽全無務名之心若務實之心如饑之求食渴之

棄世一出論語衛靈公篇
棄世一出孟子離章下篇

求飲安得更有工夫好名又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稱字去聲讀亦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之意實不稱名生猶可補沒則無及矣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孔子云是聞也非達也安肯以此望人倪多梅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藥然以改之爲貴若留滯於中則又因藥發病

德章曰聞先生以精金喻聖以分兩喻聖人

之分量以鍛鍊喻學者之工夫最爲深切。惟謂堯舜爲萬鑑，孔子爲九千鑑，疑未安。先生曰：此又是軀殼上起念，故替聖人爭分兩。若不從軀殼上起念，卽堯舜萬鑑不爲多。孔子九千鑑不爲少。堯舜萬鑑只是孔子的孔子。九千鑑只是堯舜的原無被我所以謂之聖。只論精一，不論多寡。只要此心純乎天理處同便同，謂之聖。若是力

量氣魄如何盡同得？後儒只在分兩上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比較分兩的心，各人儘著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純天理上用功，卽人人自有箇箇圓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無不具足。此便是實實落落明善誠身的事。後儒不明聖學，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上體認擴充，卻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

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紂心地動輒要啟堯舜事業如何做得終年碌碌至於老死竟不知成就箇其癡可哀也已

宋先儒謂程朱共此說然文
錄第四答倫彥式書曰心無動
靜者也甚靜也者以言其體也
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云云又
曰心一而已靜其體也動其用
也云云是似與此條相反然不
泥言詰而善觀其意者就全文
求其義於自己心上則實見其
不相友

倪問先儒以心之靜爲體心之動爲用如何
先生曰心不可以動靜爲體用動靜時也
卽體而言用在體卽用而言體在用是謂
體用一源若說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

其用卻不妨

問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先生曰不是不可
移只是不肯移

調子夏門人問交章先生曰子夏是言小子
之交子張是言成人之交若善用之亦俱
是

子仁問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先儒以學爲
效先覺之所爲如何先生曰學是學去人

語出論語陽貨集注程子以身
舉目棄物下惡之意

事記論語子產篇

論語首章說明白簡易無過之
譽與集注合掌當入口知其味

正諸先覺考諸古訓文錄示弟
立志說說此意極切實。考諸
古訓出書曾訓

傳習錄

卷上

三

欲存天理從事於去人欲存天理則言正
諸先覺考諸古訓自下許多問辨思索存
省克治工夫然不過欲去此心之人欲存
吾心之天理耳若曰效先覺之所爲則只
說得學中一件事亦似專求諸外了時習
者坐如尸立如齊一論語集註
對子蔡說本禮記申禮語
理義之說我心猶易參之說我
口出孟子告子上

本說色耳本說聲惟爲人欲所蔽所累始
有不說今人欲日去則理義日洽浹安得
不說

三省出學而一章出學仁集二
省卽丁貴之功夫而忠恕之事
也

國英問曾子二省雖切恐是未聞一貫時工
夫先生曰一貫是夫子見曾子未得用功
之要故告之學者果能忠恕上用功豈不
是一貫一如樹之根本貫如樹之枝葉末
種根何枝葉之可得體用一源體未立用

安從生謂曾子於其用處益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此恐未盡

朱子語類卷之二集解
公案出今不長子學出舊注
黃誠甫問沒與回也孰愈章先生曰子貢多學而識在聞見上用功顏子在心地上用功故聖人問以啟之而子貢所對又只在知見上故聖人嘆惜之非許之也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亦是有未發之中如能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

小學及近思錄載明道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又載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云云皆須並察

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如外好詩文則精神日漸漏泄在詩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又曰我此論學是無中生有的工夫諸公須要信得及只是立志學者一念爲善之志如樹之種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完枝葉日茂樹初生時便抽繁枝亦須刊落然後根幹能大初學

立志貴專一。孟子來秋之喻。先生每稱之。文錄中散在。可並考之。

是條卷內五十九版。求曰。減不求。增之意。象山集要第五語。頭仲云。風恬浪靜中滋味深長。人資性長短雖不同。然同進一步。則皆失。同退一步。則皆得。

時亦然。立志貴專一。

因論。先生之門。某人在涵養上用功。某人在識見上用功。先生曰。專涵養者。日見其不足。專識見者。日見其有餘。日不足者。日有餘矣。日有餘者。日不足矣。

梁曰。孚問居敬窮理。是兩事。先生以爲一事。何如。先生曰。天地間只有此一事。安有兩事。若論萬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又何止。

兩公且道。居敬是如何窮理。是如何曰居敬。是存養工夫窮理。是窮事物之理。曰存養。箇甚。曰。是存養此心之天理。曰。如此。亦只是窮理。矣。曰。且道如何窮事物之理。曰。如事親便要窮孝之理。事君便要窮忠之理。曰。忠與孝之理。在君親身上。在自己心上。若在自己心上。亦只是窮此心之理矣。且道如何是敬。曰。只是主。如何是主。曰。

如讀書便一心在讀書上接事便一心在接事上日如此則飲酒便一心在飲酒上好色便一心在好色上卻是逐物成甚居敬功夫日孚請問曰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即是理有事時便是逐物無事時便是著空惟其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居敬亦卽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

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卻不是居敬了別有箇心窮理窮理時別有箇心居敬名雖不同功夫只是一事就如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卽是無事時義義卽是有事時敬兩句合說一件如孔子言修己以敬卽不須言義孟子言集義卽不須言敬會得時橫說豎說工夫總是一般若泥文逐句不識本領卽支離決裂工

孟子盡心下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云云

先儒謂一程伊川語朱子大學

或問亦引之

論語憲問篇子貢方丈子曰賜

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云

中庸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

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心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云云

夫都無下落問窮理何以即是盡性曰心之體性也性卽理也窮仁之理真要仁極仁窮義之理真要義極義仁義只是吾性故窮理卽是盡性如孟子說充其惻隱之心至仁不可勝用這便是窮理工夫日孚曰先儒謂一艸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如何先生曰夫我則不暇云且先去理會自己性情須能盡人之性然後能盡物之

性曰孚悚然有悟

惟乾問知如何是心之本體先生曰知是理之靈處就其主宰處說便謂之心就其稟賦處說便謂之性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只是這箇靈能不爲私欲遮隔充拓得盡便完元是他的本體便與天地合德自聖人以下不能無蔽故須格物以致其知

孟子盡心上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大學工夫一 是古本大學序之語而傳習錄中卷答聶文蔚第二書明辨此意

守衡問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工夫只是格物修齊治平只誠意盡矣又有正心之功有所忿懥好樂則不得其正何也先生曰此要自思得之知此則知未發之中矣守衡再三請曰爲學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著實用意去好善惡惡如何能爲善去惡這著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著意去好善惡惡便又

書語出洪範篇

多了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太公書所謂無有作好作惡方是本體所以說有所忿懥好樂則不得其正正心只是誠意工夫裏面體當自家心體常要鑑空衡平這便是未發之中

案二之之間則朱子章句之意也而雖朱說亦非如是斷然偏和集說所載可以見之然到割判精微之處則有亦不免文離間斷之病者不可不察

正之問戒懼是已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已所獨知時工夫此說如何先生曰只是一箇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

知人若不知於此獨知之地用_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_功便是作_爲便是見君子而後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自是一錯百錯正是王霸義利誠僞善惡_界頭於此一立_正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的工夫精神命脈全體只在此處真是莫見_忘莫顯_念無時無處無終無始只是

此箇工夫今若又分戒懼爲已所不知卽工夫便支離便有間斷既戒懼卽是知已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解便要流入斷滅禪定曰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則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邪曰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曠便已流入惡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若要無念卽是已不知此除是昏曠

荀子 不苟篇曰君子養心莫

善於誠致誠則無他事矣

先儒一遺書程子曰孟子言養

心莫善於寡欲寡欲則心自誠

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既誠矣

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

只養

除是槁木死灰

志道問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先儒非之何

也先生曰此亦未可便以爲非誠字有以

工夫說者誠是心之本體求復其本體便

是思誠的工夫明道說以誠敬存之亦是

此意大學欲正其心先誠其意荀子之言

固多病然不可一例吹毛求疵大凡看人

言語若先有箇意見便有過當處爲富不

吹毛求疵一漢武紀摧抑諸侯

王奏其過惡吹毛求疵

意見陸象山每以是斷當時之

學蔽集中多有之言非實心体

當者而彷彿於意想測見之間者也然朱子却贅辨之文集答宮伯恭書及語類百二十四卷其說多

見蓋朱陸所見其旨各異而王子則從陸子者也

仁之言學有取於陽虎此便見聖賢太公之心

蕭惠問己私難克柰何先生曰將汝己私來
替汝克先生曰人須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
能克己方能成己蕭惠曰惠亦頗有爲己之心不知緣何不能克己先生曰且說汝有爲己之心是如何惠良久曰惠亦一心要做好人便自謂頗有爲己之心今思

美色一至發在出老子經五色
章三美字共作五

之看來亦只是爲得箇軀殼的已不曾爲
箇真已先生曰真已何曾離著軀殼凡汝
連那軀殼的已也不曾爲且道汝所謂軀
殼的已豈不是耳自口鼻四肢惠曰正是
爲此目便要色耳便要聲口便要味四肢
便要逸樂所以不能克先生曰美色令人
目盲美聲令人耳聾美味令人口爽馳騁
田獵令人發狂這都是害汝耳自口鼻四

肢的益得是爲汝耳自口鼻四肢若爲著
耳自口鼻四肢時便須思量耳如何聽目
如何視口如何言四肢如何動必須非禮
勿視聽言動方才成得箇耳自口鼻四肢
這箇才是爲著耳自口鼻四肢汝今終日
向外馳求爲名爲利這都是爲著軀殼外
面的物事汝若爲著耳自口鼻四肢要非
禮勿視聽言動時豈是汝之耳自口鼻四

肢自能。勿視聽言動。須由汝心。這視聽言動。皆是汝心。汝心之視發。竅於目。汝心之聽發。竊於耳。汝心之言發。竊於口。汝心之動發。竊於四肢。若無汝心。便無耳目口鼻。所謂汝心。亦不專是那一團血肉。若是那一團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團血肉。還在緣何。不能視聽言動。所謂汝心。卻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有

這箇性才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這心之本體。原只是箇天理。原無非禮。這箇便是汝之眞己。這箇眞己。是軀殼的主宰。若無眞己。便無軀殼。真是有之。即生。無之。即死。沒若真爲那箇軀殼的己。必須用著。

這箇眞己便須常常保守著這箇眞己的本體戒慎不覩心禪不聞惟恐虧損了他一些才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針刺_名忍不過必須去一刀拔了針這才是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汝今正是認賊作子緣何卻說有爲己之心不能克己

有一學者病目戚戚甚憂先生曰爾乃貴官賤心

篤志於二氏事詳於年譜弘治元年先生十七歲至三十一年之下居夷三載事見於年譜正德四年五年之下

蕭惠好仙釋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爲不足學其後居夷三載見得聖人之學若是其簡易廣大始自嘆悔錯用了三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汝今所學乃其土苴輒自信自好若此真鳴鶴竊腐鼠耳惠請問二氏之妙先生曰向汝說聖人之學簡易廣大汝卻不問我悟的

土苴一輩子土苴以治天下注不真物也

鳴鶴一輩子春秋水篇曰夫鳴鶴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殊實不食非醴泉不飲

於是曉得這裏鬼饑過之，仰視之，曰：「赫注，嚇恐奪其食而為此聲也。」

只問我悔的惠慚謝請問聖人之學。先生曰：汝今只是了人事問待汝辦箇道，要要求爲聖人的心來。與汝說惠再三請先生曰已與汝一句道盡。汝尚自不會。

劉觀時問未發之中是如何。先生曰：汝但戒慎不覩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觀時請略示氣象。先生曰：「嗟子喫苦瓜與你說不得。你要知此苦，還須你自己。」

亞子嘆苦瓜出程集方言

正月廿二日，有客自南歸，以書

喫時日仁在傍曰：如此才是真知，即是行矣。一時在座諸友皆有省。

蕭惠問先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卽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先生曰：汝能知晝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翼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無一息間斷。才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

「息有養，瞬有存。」橫渠語出正蒙。

通乎晝夜一 是易係辭語

傳習錄

卷上

三

舊說中庸首章之章句語

文錄八脩道說曰本性之謂道誠者也脩道之謂教誠之者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中庸為誠之者而作脩道之事也道也者性也不可須臾離也而過焉不及焉離也是故君子有脩道之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脩道之功若是其無間誠之也夫然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道脩而性復矣致中和則大本立而達道行知天地之化育矣非至誠盡性其孰能與於此哉是脩道之極功也而世之言脩道者離矣故特著其說

馬子莘問修道之教舊說謂聖人品節五性之固有以爲法於天下若禮樂刑政之屬此意如何先生曰道卽性卽命本是完完全全增減不得不假修飾的何須要聖人品節卻是不完全的物件禮樂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謂之教但不是于思本旨若如先儒之說下面由教入道的緣何說天命於人則命便謂之性率性而行則性便謂之道修道而學則道便謂之教率性是誠者事所謂自明誠謂之性也修道是誠之者事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也聖人率性而行即是道聖人以下未能率性於

舍了聖人禮樂刑政之教別說出一段戒慎恐懼工夫卻是聖人之教爲虛設矣子華請問先生曰子思性道教皆從本原上說天命於人則命便謂之性率性而行則性便謂之道修道而學則道便謂之教率性是誠者事所謂自明誠謂之性也修道是誠之者事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也聖人率性而行即是道聖人以下未能率性於

天道一禮記仲尼問居天有四時
未復春秋風雨霜露無非教也

也

脩道以不中庸二十章文

道未免有過不及故須修道修道則賢知者不得而過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循著這箇道則道便是箇教此教字與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之教同修道字與修道以仁同人能修道然後能不違於道以復其性之本體則亦是聖人率性之道矣下面戒慎恐懼便是修道的工夫中和便是復其性之本體如易所謂窮理

孔子告顏淵語見衛靈公篇

孟子公孫丑上云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云云

盡性以至於命中和位育便是盡性至命黃誠甫問先儒以孔子告顏淵爲邦之間是立萬世常行之道如何先生曰顏子具體聖人其於爲邦的太本大原都已完備夫子平日知之已深到此都不必言只就制度文爲上說此等處亦不可忽略須要是如此方盡善又不可因自己本領是當了便於防範上疏闊須是要放鄭聲遠佞人

幫補。恐幫字主彙音邦襯幫治鞋履也。或曰多出佛書幫助也。

○為政在人云中庸語

蓋顏子是箇克己向裏德上用心的人。孔子恐其外面未節或有疎略故就他不足處幫補說若在他人須告以爲政在人。取入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達道九經及誠身許多工夫方始做得這箇方是萬世常行之道不然只去行了夏時乘了殷輶服了周冕作了韶舞天下便治得後人但見顏子是孔門第一人又問箇爲邦便把

做天下大事看了。

祭希淵問文公大學新本先格致而後誠意工夫似與首章次第相合若如先生從舊本之說卽誠意反在格致之前於此尚未釋然先生曰大學工夫卽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箇誠意誠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誠意爲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卽工夫始有下落卽爲善去惡無非是誠

添箇敬字。朱子太學或問所說是此意。

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節。茫茫蕩蕩都無著落處須用添箇敬字方才牽扯得向身心上來。然終是沒根源若須用添箇敬字緣何孔門倒將一箇最緊要的字落了直待千餘年後要人來補出。正謂以誠意爲主卽不須添敬字所以提出箇誠意來說正是學問的大頭腦處於此不察真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大抵中

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是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工夫總是一般今說這裏補箇敬字那裏補箇誠字未免畫蛇添足。

右尚謙所錄凡三十五條

畫蛇添足史記楚世家陳軫曰今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上臣請讐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逐畫地爲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吾能爲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非蛇也云

早稻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5066